

宋代文学研究丛书

东坡乐府研究

唐玲玲

宋·代·文·学·研·究·丛·书

东 坡 乐 府 研 究

唐 玲 玲

巴 蜀 书 社 一九九二年·成都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李卫红

封面设计:李文金

东坡乐府研究

唐玲玲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00千

1993年2月第一版

1993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983册

ISBN7—80523—435—X/I·195 定价:4.85元

序

舒 芜

大学中文系的课怎么讲法，我似乎有些知道，然而也很难说就是知道。解放前我自己就站在那个讲台上讲着，不长不短，也有五、六年的历史，应该不能说是知道了。可是，我从没有在那个讲台下面坐过，没有听过任何一位教授的课，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讲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回想初登那个讲台的时候，心里真虚得很。那是1944年，自己明白只有高中二年级的学历，一年小学教师、一年半中学教师和两年半大学助教的经验，一下子就对着和我年龄差不多（有些还比我大）的大学生讲起课来，先还只是“大一国文”，紧接着又居然开起专门课来，这一方面因属年轻狂妄，不知天高地厚，一方面也未尝不暗暗抓紧了一切机会，补充先天的不足。首先讲课内容要靠边教边学来充实学识，提高水平。此外，我特别注意从同事的闲谈中，一点一滴地收取名教授讲课情况的信息。那时在系里，我是最年轻的，同事大都是我的师辈，至少也是老长兄，他们讲课时我很想去旁听；可是当时没有这个风气，我恐怕反而引起别的误会，只好多向他们打听他们的老师的遗闻佚事，其中当然也包括讲课方法。久而久之，我

听到了不少，关于梁启超的，关于王国维的，关于鲁迅的，关于周作人的，关于胡适的，关于陈垣的，关于闻一多的，关于胡小石的，关于唐文治的……有趣的故事很不少。这些名教授的讲课方法，我归纳出两大类：一是有学问而又会讲的，一是有学问而不会讲的。有不少的例子说明，只要真有学问，虽不会讲，仍然会得到真心向学的学生的敬爱，能给他们以教益。可是我自己更愿意朝着有学问而又会讲的方向努力。所谓会讲，又有两种，一是娓娓清淡，引人入胜；一是条分缕析，纲举目张。最好是二者得兼，其次是做到后一样，也很好了。

当时有人指教我，说是世界教授方法有德国式和美国式两种，德国式的是精深而不免晦涩，美国式的是有条理而不免浅薄。我不知道实情是否如此，但是我想，晦涩而并不精深的，和条理而并不浅薄的，恐怕也有。中国儒家的学风，正如章太炎所说，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函胡之地。两千年来儒家的统治地位，使这种不好的风气影响及于各个方面，讲学著书者往往受影响最深。所以，我以为，在中国，讲求条理特别重要，宁可失之浅薄，将来还能深下去，不可失之汗漫函胡，永远没有明白过来的时候。其实，倘能把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流派、一段文学史讲出一个条理来，已经是用了某种较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综合的结果，不是不费气力便能办到的。有些人对此一概嗤鄙为浅薄，其实他们所自矜的“高深”，往往只能在汗漫函胡的纱幕后显得多么了不起似的，如果稍加以条理化，未必还有多少内容吧。即使是比较浅薄的条理，也只能沿着条理化的方向来提高它，使之成为更细致更丰满的条理，而不是越提高越趋于没有条理。在这个意义上，倒不妨

借用《孟子》的话：“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原来，圣人之事也不过是个条理罢了。

这番话现在说来容易，当时做来可不容易。学识不够，还可以努力，最大的遗憾还是自己没有听过大学的课，讲得好讲得不好，都没有具体的榜样或鉴戒，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光是听听遗闻轶事，总归是隔一层了。尤其遗憾的是我父亲（方孝岳教授）怎样讲课，我也没听到。二十年代，他二十岁刚出头一点，就到北京大学预科教书，当时胡适自己是青年教授，初见我父亲也吃惊道：“没想到你这样年轻！”以后我父亲在南北各大学中文系任教，而以在中山大学的时间为最久。可是我一直没有与他生活在一起，从不知道他是怎样讲课的。他是属于有学问而又会讲的类型，还是属于有学问而又不会讲的类型呢？我常常拿着他抗战出版的几种著作《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左传通论》来揣摩想象：这些书他用作讲义没有呢？他的讲义像不像这样呢？从这些书来看，丰满的内容和明晰的道理兼而有之，但口头讲课怎样呢？我听说过几位名教授的故事，讲义编得好，讲课却非常不行，学生选他的课只为了领他的讲义，上课却是尽量溜掉，溜不掉也在讲台干别的事。当然也听说讲义好，讲课也好，并且互不重复，令你拿了讲义还舍不得不听课的。我父亲是哪一种呢？这些揣想终于无可质证，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父亲讲中国古典文学，已经不是桐城旧派那种只讲“雅洁”而不免函胡笼统的风格，而是受过近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很重视条理化了。桐城旧派老先生的函胡笼统的学风，我亲身体验过，印象甚深，感想甚多。所以我十二、三岁读到我父亲的《中国文学批评》一书时，尽管许多不懂，却一下子就被吸引

住了，因为这样一个条理明晰的系统，和我听惯了的囫圇统统的说法，是那么不同。后来我对桐城文学一直没有兴趣，受了这本书的影响是原因之一。于是，我尽量想象倘若把这本书化为口头讲课，大概可能是怎样讲法，作为我讲课时的一個榜样。虽然我没有教过“中国文学批评”，但是我教“历代诗选”等课程时，是注意把艺术的生动和科学的条理尽量结合起来的。至于揣摩想象出来的榜样，是否符合实际，当然大有问题，可是也只能如此了。

解放后我改行当了编辑，再没有教过书，解放前的一点教书经验还有没有用也不知道。打倒“四人帮”之后，认识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周伟民教授，谈起来知道他和他的夫人唐玲玲教授，都是我父亲在中山大学的学生。这些年我们常有接触，我得到不少教益。最近，唐玲玲教授将她的《东坡乐府研究》原稿给我看，要我写点序言。我细读之后，不禁大喜，觉得似乎寻着了一点渊源，可以稍补我未能听到我父亲讲课的遗憾。因为这部书的特点，是把一个词人苏东坡“掰开折散”了讲：先是横剖为抒怀言志词、送别词、诉说家庭情爱词、咏赞歌妓词、友谊之歌、咏物词、农村词、故乡情思词、诙谐词、槩括词十类；又竖剖为个性特征、艺术技巧、结构特色、音律美、风格、承先启后六个问题。一纵一横，构成了条理特别分明的系统。每说一类，每谈一个问题，既有宏观的衡古鉴今，指出东坡的历史贡献，又有微观的一篇一句的讲解赏析，乃至一个典故的考索，一个词语的诠释，可谓本末兼赅，圆融周至。我于东坡词，一向只读过选本上常见的、诗话中常谈的有限几首。现在读了唐玲玲教授这部书，好像从头到尾听完了她的“东坡乐府研究”的课，而今而后，我

敢于向人说一句“对东坡词知其大概”了，先前是不敢说的。我不知道唐玲玲教授是否开过这门课，不知道这部书是否以讲义为基础写成的，我只是说，我读她这部书，觉得如果她是这样讲课，那就很符合我过去追求的理想了。我也不知道她听过我父亲的哪些课。我父亲三十岁时做过一阵词，走的是梦窗一路，不是东坡一路，他在中山大学大概不会讲东坡词吧。但是，我相信，唐玲玲教授研究东坡词的方法，是从我父亲那里受到教益的。那么，我现在系统地听完了她这一门课，也差不多可以说是成了我父亲的“再传弟子”了。这篇说是序言，实际上只是我听课的感言，勉强可充学习小结。至于书中有我尚未能消化的部份，也有和我的看法不尽相同的部分（例如对东坡咏歌妓词的估价，我觉得高了些），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听说过，有些名教授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相信唐玲玲教授也会是这样的。

末了，想起陈迹冬兄的《追谥方孝岳先生并题其〈梧杞集〉遗稿》诗中的一联：“桐城破壁出，岭海孰薪传。”上句说我父亲破桐城之壁而出，下句说他在广东教书多年，不知谁能传其学问。我想现在可以从唐玲玲教授得到证明，岭海传薪，颇有其人，不妨即以此联移赠给她。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于北京碧空楼。

目 录

第一章	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东坡生平简述·····	1
第二章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	
	——苏轼抒怀言志的词章·····	25
第三章	可恨相逢能几日 不知重会是何年	
	——苏轼送别词（上）·····	37
第四章	江南与塞北 何处不堪行	
	——苏轼送别词（下）·····	51
第五章	不思量 自难忘	
	——诉说家庭情爱的词章·····	64
第六章	妙舞蹁跹，掌上身轻意态妍	
	——咏赞歌妓的词作·····	83
第七章	欲吊文章太守 仍歌杨柳春风	
	——友谊之歌·····	98
第八章	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	
	——咏物词的特色·····	123

第九章 使君元是此中人	
——农村词略述	141
第十章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	
——故乡情思	158
第十一章 我也逢场作戏不须疑	
——诙谐词一瞥	163
第十二章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	
——槩括词小议	169
第十三章 辞，达而已矣	
——《东坡乐府》的个性特征	187
第十四章 文章如精金美玉	
——《东坡乐府》的艺术技法	196
第十五章 随物赋形	
——《东坡乐府》的结构特色	215
第十六章 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	
——《东坡乐府》的音律美	226
第十七章 淡妆浓抹总相宜	
——《东坡乐府》风格辨	240
第十八章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东坡乐府》的承前启后	255
附录：	
一、《东坡乐府》的版本及对龙榆生《东坡乐府笺》的评论	272
二、东坡乐府系年	294

● 第 一 章 ●

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东坡生平简述

—

苏轼是一位雄视百代的千古风流人物，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豪，八百多年来，各个阶层的读者读苏轼的作品，都能各自从中获得美的享受。他留给后人的，岂止是一笔笔丰富的文学遗产，而且以他磊落的崇高的人格、圣洁的灵魂、超逸的才情、旷达诙谐的个性及对生活的执着的爱，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博得人们对他的崇敬和热爱。我们从他大量的诗、文、词、赋等各类作品中，看到一个对生活满怀激情的伟大而又平凡的人物，而不是一位超人、圣人及令人莫测高深的人。他春风得意时，则高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孤馆灯青））当他虎口余生被贬黄州时，则唱出“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在得失之际，他的感情是外露的。他倔强，“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

韩荆州。”（《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他达观，“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二首之二）他才情横溢，兴趣广泛，心怀旷达，不记仇隙，生活中充满着爱和美。他爱玩、爱吃、爱读书、爱人、爱物、爱花鸟树林、爱清风明月，一句话，爱天地万物。在《东坡事类》中记载这样一段事迹：“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他对人世间的挚爱，何等真诚！在《东坡志林》中，有两则夜游的描写，意趣横生，个性毕现。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行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儋耳夜书》）

两则夜游的描写，两种意境，风味迥异，但其内心的激荡是一致的。在逆境之中，他仍然是热爱生活，热爱事业，更热爱人民。他一生的历程中，无论喜、怒、哀、乐，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这是一位生龙活虎的凡人，他以活脱脱的自我形象让人们了解，进行感情的交流，引起人们对他的无限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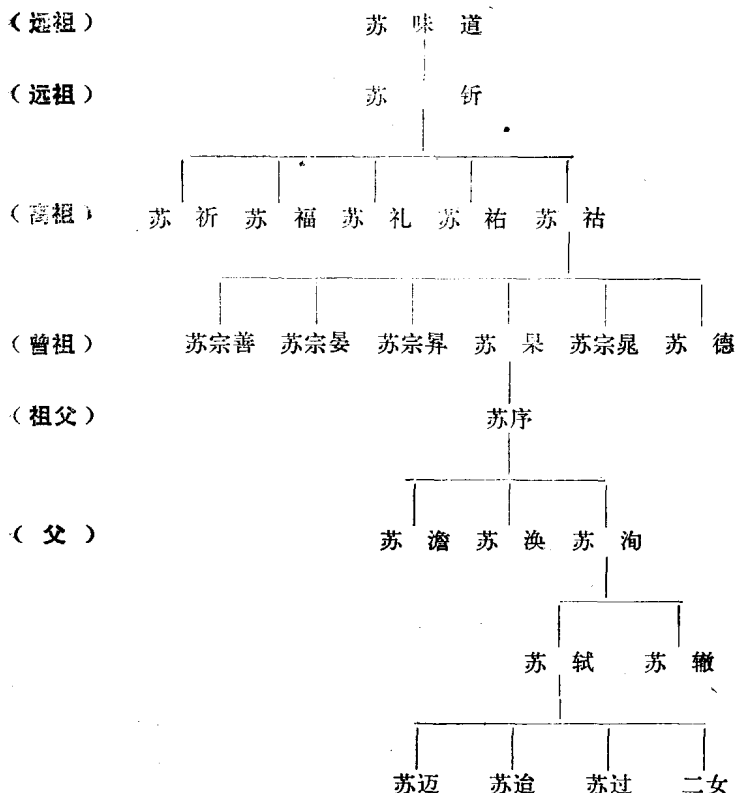
二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1036）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四川眉州（现四川省眉山县），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享年66岁。

苏轼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嘉祐集》卷十三《族谱后录》上篇载：“苏氏出自高阳（古帝颡项）而蔓延天下。神龙初（705），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苏味道是武则天朝的宰相，苏家的远祖，还是从苏味道算起吧。据《苏氏族谱》及苏轼《苏廷评（苏序）行状》、张安平《文安先生墓表》等资料，列表如下（见下页）。

从这一世系表中，可以看到苏氏家族一向是处于兴旺状态。

苏洵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与子苏轼、苏辙，世称“三苏”。欧阳修在《苏明允墓志铭》中写道：“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门读书，为文辞。岁余，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材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悉取所学文数百篇焚之。益闭门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岁。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纯精，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稟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慈，故得之精。”这是一位性格倔强的学者，他写的文章，博辩宏伟，风格纵横雄奇，曾子固称他的文章“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



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辞》）当他在科举中失败之后，就把精力集中在对两个儿子的培养上，他曾对两个儿子说：“吾尝有志于世，今老矣。二子当成吾志乎！”他因势利导地发展两个儿子的天赋才能，培养他们严谨的学风。苏轼的母亲程夫人，是大理寺丞文应的女儿，她对苏轼的影响也很大。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载：“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

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她教育孩子“奋厉有当世志”，苏轼在她的激励下，从小发愤学习，闭门苦读，“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复窥园葵。”（《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在这样的家庭教养熏陶下，苏轼健康地成长。

苏轼在家乡度过金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天生慧颖，喜爱文学，崇拜当代知名学者，在《上梅直讲书》中曾说：“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相见其为人。”七八岁的儿童，就已能识当代文坛宗师欧阳修、梅圣俞，知道孟轲、韩愈的名字。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苏轼也曾回忆儿时的一段往事：“庆历三年，某始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以鲁人石守道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某从旁窃观，问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老师听了很惊奇，就告诉他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四人，是当朝的人杰。到了苏轼十二岁的时候，祖父苏序去世，苏涣、苏洵回家服丧，苏轼兄弟俩经常请教伯父，也向父亲苏洵受业。《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少与辙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嗟息曰：‘吾昔有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我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在他未出仕之前，涉猎极为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攻读，“比冠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这种严格的家庭教育，奠定了苏轼一生的学问基础。

不仅在学问上是如此，在性格培养上，苏轼从小也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中写道：“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穀可俯而窥也。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他在《异鹊》诗中也记录了同样的事情：“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么凤集桐花。是时鸟与鹊，巢穀可俯拏。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里人惊瑞异，野老笑而嗟。”这种仁爱为怀的生活，形成了苏轼的仁厚宽宏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处处尊敬师长，对亲人情深似海，对朋友诚挚热情。更可贵者，他对迫害过他的人从不计较旧怨，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举一个后来的例子来说吧，如章惇，本来是苏轼同科中进士的老朋友，友情亲密；乌台诗案发生后，曾为营救苏轼出力，但后来政见不合。当章惇任宰相时，一改常态，甚而对苏轼落井下石。苏轼在惠州作《纵笔》诗一首：“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章惇那里，章惇笑曰：“苏子尚尔快活耶？”于是把苏轼再贬海南儋州。章惇甚至还恶作剧，以人名的偏旁来定贬所。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载：“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意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忤如此。”像章惇对苏轼的手段是如此毒辣，但苏轼毫不记怀。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遇赦南归时，章惇却被贬到雷州。他的儿子章援知道苏轼可能回朝，怕苏轼报复，写信去要求苏轼谅解。苏轼的回信是宽宏大量的，在给章援的回信中写道：“某与丞相定交四

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覆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又在他给黄师是的信中也提及此曰：“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对章惇被贬南荒表示热情关怀。从这一件事，可见幼年家庭教育在苏轼心田中所种下的种子，在他一生中处处付诸行动，他的仁爱宽厚的胸襟，令人感动。

三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其年三月，苏洵率领苏轼、苏辙兄弟俩赴京秋试。过成都，走访张方平。方平读其文章，“一见以国士相许”。（《栾城集》卷三《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引）是年七月，考试于开封景德寺，举进士。嘉祐二年（1057）正月，苏轼参加礼部考试，以《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是北宋的文章宗师，他甚至对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从此，苏轼踏上了事宦道路。

但是，从四川传来他的母亲逝世的噩耗，于是苏轼与弟弟苏辙陪父亲奔丧回家。居丧之后，重返京师，从眉山出发，过嘉陵，下夔州，经巫峡，舟行60日至荆楚，经过十一郡二十六县至江陵驿，在荆州度岁。至京，授河南福昌县主簿，不赴，经欧阳修推荐，赴崇政殿应中制科试，复入三等，授大理评事凤翔签判。在